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宗白华



# 宗白华选集

叶朗 彭锋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宗 白 华 选 集

叶 朗 彭 锋 编 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5插页 317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535-X/B·82

定 价:27.80元



宗白华 像

##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 编者前言

宗白华先生是现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宗先生对中国美学、艺术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极其精到的论述。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和不断向纵深领域的拓展，宗先生的这些论述一定会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兴趣。

人所共知，宗先生那些为数不多而又精彩纷呈的美学文字，是他本人的审美人生的结晶。不了解宗先生的审美人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美学的整体风貌。因此，我们选取了几篇宗先生早年讨论人生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与美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我们理解宗先生的审美人生也许会有某些启示。

宗先生的美学涉及面很广，却又内在地构成了一个中心，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终生情笃于艺境之追求”。对中国艺术境界的发现、描述和体验，构成了宗先生美学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宗先生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也正因为如此，这一主题才显得明了、深刻和血肉丰满。我们这个选集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主题选的，其中少数文章的内容有些重复，但从突出、强调这一主题的角度来看却是必不可少的。

宗先生留下来许多手稿。这些手稿虽然读起来有些杂乱，但其中不乏深刻、独到的见解。尤其是，通过这些手稿，我们可以窥见宗先生孕育思想、提炼观点的过程和方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宗先生的美学思想，而且对我们如何做学问也会

大有裨益。因此，我们选录了部分重要手稿。

大家都会感受到，宗先生的文章不仅思想深邃，而且文字优美，读起来有一种美的享受。

#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道路

彭 锋

美学离不开哲学，离不开艺术，尤其离不开诗。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幼年时那颗童稚的诗心的怦然跳动，宗先生便开始了他的美学散步。

宗先生说：

我小时候虽然好顽耍，不念书，但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是发乎自然的。天空的白云和覆成桥畔的垂柳，是我孩心最亲密的伴侣。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水边石上看天上的白云的变幻，心里浮动着幼稚的幻想。

十三四岁的时候，小小的心里已经筑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奇异的梦与情感。

十七岁去青岛求学，青岛的海风吹醒我心灵的成年。这时我欢喜海，就像我以前欢喜云。我爱它，我懂它，就同人懂得他爱人的灵魂、每一个微茫的动作一样。

在中学时，有两次寒假，我到浙东万山之中一个幽美的小城里过年。那四周的山色秾丽清奇，似梦似烟；湖光恋影笼罩得人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透明体。而青春的心初次沐浴到爱的情绪……

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了一个长期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

其实，这就是诗，只不过没有用语言表达而已。



但宗先生这时并没有创作冲动，相反，却写起哲学论文来。1917年，不到20岁的宗先生发表了他的哲学论文处女作《萧彭浩哲学大意》，随后又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哲学杂述》、《欧洲哲学的派别》、《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等一系列哲学论文。

浓郁的诗人之心却结出了丰硕的哲学之果，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如果要深究它的原因，恐怕与宗先生早年所受到的德语教育有关。本世纪初的德语教育是十分重视学生的哲学修养的。如，宗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时，获得的校方的奖励竟是一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宗先生受哲学熏陶，写哲学论文，但这并没有磨灭他那颗极浪漫而敏感的诗心。1919年，宗先生在跟田汉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地结束在文学了。”

文学与哲学的矛盾可以在美学中得到克服。因此，青年时代的哲学修养和几乎是天生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宗先生必然会走上美学之路。1920年，宗先生在《学灯》上发表了第一篇美学文章《美学与艺术略谈》。在随后赴德留学的研究计划中，宗先生拟订的写作书目有《康德哲学》、《生物进化论》、《近代新心理学》和《美学》。

1920年5月，宗先生离开上海赴德国求学，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注册，所选的课程为哲学、心理学、生物学。1921年春，宗先生转学到柏林大学，师从著名的美学家德索(Dessoiz)教授学习美学。

在德留学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这两件事显示出宗先生在文化学术方面的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件是对中国文化的重新体认。

宗先生早年极其景仰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积极进取的浮士德精神，主张一种创造的生活和奋斗的生活。到了德国以后，却发现欧洲人“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竞相出版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于是反而激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同感。宗先生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但是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但这种认同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国文化，而是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主张一种能包容各种文化之优点的真正的世界文化。

随着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球仿佛变得越来越小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成了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在这种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潮流中，不同的文化之间究竟是采取全新的“对话”的方式还是沿用冷战时代的“对抗”的方式，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一些西方学者鼓吹，新世界的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或文明冲突论为人类走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蒙上了一层理论上的阴影。宗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注意到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并预见这种融合必定要会萃东西方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宗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倡导一种文化对话，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能以博大的胸怀来体味和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美丽精神。东西方文化在宗先生生活中并没有构成可怕的对抗与冲突。这一点，对我们在跨进 21 世纪的时候如何处理东西

方文化的矛盾，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第二件是《流云小诗》的创作。

宗先生的《流云小诗》绝大部分是在柏林大学学习美学期间创作的。宗先生后来回忆道：

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舞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妙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往往在半夜的黑影里爬起来，扶着床栏寻找火柴，在烛光摇晃中写下那些现在人不感兴趣而我自己却借以慰藉寂寞的诗句。

当时宗先生正在德国大学里接受极其严格而规范的哲学训练，正如胡适先生在20年代末所说的：“中国真正受过哲学训练，懂得哲学的唯宗白华、范寿康两位。”使我们惊异的是宗先生在接受哲学训练的同时，仍然有那么强烈的诗的感觉。这大概和宗先生当时正在学习的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关。也许

美学可以使哲学和诗这两个看来矛盾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融合起来，也许哲学和诗在其根源处本来就没有矛盾，就像我们在庄子和尼采身上看到的那样。

1925年春天，宗先生从柏林回国。同年7月，被聘到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主讲美学和艺术学两门课程，撰写了详细的《美学》和《艺术学》讲稿。后又兼任哲学系主任。这时，宗先生的兴趣非常广泛，留下来的手稿有《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孔子形上学》和研究宋明理学的《论格物》。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歌德之人生启示》、《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等。

1937年，由于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宗先生随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往重庆，并为《时事新报》主编《学灯》，编发了大量美学文章。宗先生自己的美学观点也日益成熟起来。宗先生这段时间写的《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论文，体现了他比较成熟的美学思想。

1952年，宗先生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久，开始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并发表了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长篇论文《康德美学思想评述》。

60年代，宗先生着手主编《中国美学史》，虽然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但宗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特别是在1963年给北大哲学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中国美学史专题讲座》中，宗先生全面、集中地讲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并就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精到的见解。这一专题讲座的内容后被

整理为《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是宗先生美学思想的最完整的体现。

70年代，宗先生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80年，出版了译作《欧洲现代派画论选》和《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

宗先生在晚年仍坚持译介有关西方现当代绘画和雕塑等方面的理论著作，这充分显示出宗先生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个特点，即对古代文化、艺术和现代文化、艺术的同等挚爱。

宗先生既景仰古希腊的表现“静”的雕塑，又迷醉罗丹的表现“动”的雕塑；既赞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的巧夺天工的技巧，又倾慕印象派大师的光与影的交响；一方面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另一方面又是著名的白话诗人；……宗先生对美、艺术的追求与酷爱几乎没有时空的界限。

我国五十年代以来的美学研究，有一个弊病，就是割裂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的联系。这种割裂对今天的美学理论发展的局限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目前的中国美学要想获得理论上的新的突破，就必须把几十年来人为地造成的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的隔阂贯通起来。在这方面，宗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纵观宗先生所经历的这条漫长而曲折的美学之路，至少可以概括出四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1. 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创作、鉴赏）的结合；
2. 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兼容；
3. 古代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贯通；
4. 对艺术和人生中的审美境界的自始至终的挚爱与追求。

而这些正是我们美学界目前面临的、尚未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了解宗先生的学问与为人，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必定会有极大的启示。

## 目 录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道路 .....	彭锋 (1)
说人生观 .....	(1)
新诗略谈 .....	(10)
新文学底源泉	
——新的精神生活内容底创造与修养 .....	(13)
青年烦闷的解救法 .....	(16)
美学与艺术略谈 .....	(20)
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 .....	(24)
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 .....	(28)
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	(33)
艺术生活	
——艺术生活与同情 .....	(40)
自德见寄书 .....	(44)
乐观的文学	
——致一岑 .....	(47)
歌德之人生启示 .....	(49)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	(72)
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 .....	(82)
徐悲鸿与中国绘画 .....	(88)
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 .....	(92)
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 .....	(95)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	(99)
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 .....	(112)
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	(129)
我和诗 .....	(137)
技术与艺术	
——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 .....	(144)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	(149)
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 .....	(166)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	(171)
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	(189)
中国艺术三境界 .....	(197)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	(203)
略论文艺与象征 .....	(207)
艺术与中国社会 .....	(210)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	(214)
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	(218)
美从何处寻 .....	(238)
老庄的时空意识 .....	(246)
美学的散步 .....	(250)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	(261)
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	(266)
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 .....	(293)
形与影	
——罗丹作品学习札记 .....	(310)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	(313)
中国美学史专题研究:	
《诗经》和中国古代诗说简论(初稿) .....	(346)

中国美学思想专题研究笔记·····	(367)
主要著作目录·····	(430)
后记·····	(431)



# 说 人 生 观

世俗众生，昏蒙愚暗，心为形役，识为情牵，茫昧以生，朦胧以死，不审生之所从来，死之所自往，人生职任，究竟为何，斯亦已耳。明哲之士，智越常流，感生世之哀乐，惊宇宙之神奇，莫不憬然而觉，遽然而省，思穷宇宙之奥，探人生之源，求得一宇宙观，以解万象变化之因，立一人生观，以定人生行为之的，是以，今日哲学之所事有二：

(一) 依诸真实之科学（即有实验证据之学），建立一真实之宇宙观，以统一一切学术；

(二) 依此真实之宇宙观，建立一真实之人生观，以决定人生行为之标准。

第一问题，今世欧土大哲学家殫思竭虑，以从事于此者甚众，大致可分四大派别：（一）唯物派；（二）唯心派；（三）实证派；（四）认识论派。樵将另篇详其原委，今所略述者，即是第二问题之一部分。

第二问题，即由宇宙观决定人生观是也。但今世学派分歧，人各异执，尚未得一确定不易、举世公认之宇宙观，是以，人生观亦因人而异，不归一致。今但就樵平日观察所见，各种人生观，及由此人生观所发之人生行为，略陈于后，并稍附鄙见，先列一表，以明条理：